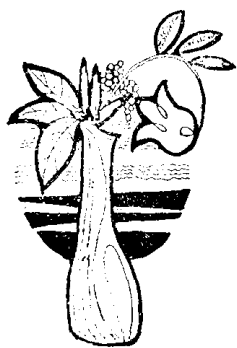


潮汐文丛

燕子啁啾





燕子啁啾

· 短篇小说集 ·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陈 新

扉页设计：蔡天涛

燕 子 啁 啾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25印张 2插图 202,000字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690册

书号 10111·1343 定价 0.83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农村生活题材短篇小说集。收入的十九篇小说，大多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力作。作者以深沉而又热烈的激情，清新明快、朴实幽默而又诗意盎然的笔触，从各个不同侧面，描绘了一幅幅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农村生活画面。有的作品，揭露了极“左”路线给农村带来的旷日持久的悲剧，歌颂了劳动农民怀着对党和国家深沉的爱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惊人胆识和巨大力量，同不公平的命运搏击，维护自己对未来的强烈追求。有的作品，讴歌了三中全会以来，党的农村政策深入人心，农村的面貌，农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热情呼唤早日实现农民盼望已久的农业现代化。有的作品，描述了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，其中有对真挚纯洁的爱情的由衷赞美，也有对爱情的不幸的悲怨倾诉，对扼杀爱情的丑恶势力的无情鞭挞。

集子的篇章，或以情节曲折生动见长，或以形式手法新颖取胜，或以主题思想深刻动人思绪。具有撼人心扉的艺术魅力。



目 录

柯士光

1 乡场上

高晓声

13 陈奂生上城

田澍中

27 三凤告状

曾绍阳

42 秋夜春风

朱 定

58 美国专家“为什么”

王吉呈 张子良

83 上李村

王润滋

98 卖 蟹

骆 炬

109 冬去春来

杨汝申

130 少校之死

京 夫

154 手 杖

白 文

165 煎 饼

锦云 王毅

186 笨人王老大

左建明

204 湖水清清

刘 真

217 她好象明白了
一点点

张 弦

236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

榴 红

258 燕子啁啾

莫应丰

271 竹叶子

马 烽

302 结婚现场会

韩映山

318 塘水清清

乡 场 上

何 士 光

在我们梨花屯乡场——这条乌蒙山乡里的小街上，冯么爸，这个四十多岁的、高高大大的汉子，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，一个破产了的、顶没价值的庄稼人。这些年来，只有鬼才知道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他是怎样过来的，在乡场上不值一提。现在呢，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儿找来，咧着嘴笑着，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，等候大队支书问话，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，一时间变得象一个宝贝似的，这就引人好笑得不行！

“冯么爸！刚才，吃早饭——就是小学放早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牵着牛从场口走过？”

支书曹福贵这样问。事情是在乡场上发生的。那么当然，找他这个支书也行，找乡场上的宋书记也行，裁决一回是应该的；但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，曹支书是偏袒罗二娘这一方的。别看这

位年纪和冯么爸不相上下的支书，也是一副庄稼人模样，穿着对襟衣裳，包着一圈白布帕，他呀，板眼深沉得很！——梨花屯就这么一条一眼就能望穿的小街，人们在这儿聚族而居似的，谁还不清楚谁的底细？

冯么爸眯着眼，伸手搔着乱蓬蓬的头发，象平时那样嬉皮笑脸的，说：

“一条街上住着，吵哪样哟！”

人们哄的一声笑了。这时正逢早饭过后的一刻空闲，小小的街子上已聚着差不多半条街的人，好比一粒石子就能惊动一个水塘，搅乱那些仿佛一动不动的倒影一样，乡场上的一点点事情，都会引起大家的关心。这一半是因为街太小，事情往往说不定和自己有牵连，一半呢，乡场上可让人们一看的东西，也确实太少！这冯么爸不明明在耍花招？他作证，就未必会是好见证！

“哎——！你说，走过没有！”

“你是说……吃早饭？”

“放早饭学的时候！”

“唔，牵着牛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他又伸手摸他的头，自己也不由得好笑起来，咧着那大嘴，好象他害羞，这就又引起一阵笑声。

这时候，他身旁那个矮胖的女人，就是罗二娘，冷笑起来了——她这是向着她对面那个瘦弱的女人来的，说：

“冯么爸，别人硬说你当时在场，全看见的呀！——看见

我罗家的人下贱，连别人两分钱的东西也眼红，该打……”

这女人一开口，冯么爸带来的快活的气氛就淡薄了，大家又把事情记起来，变得烦闷。这些年来，一听见她的声音，人们的心里就象被雨水湿透了的、只留下包谷残梗的田野那样抑郁、寂寥。你看她那妇人家的样子，又邋遢又好笑是不是？三十多岁，头发和脸好象从来也没有洗过，两件灯芯绒衣裳叠着穿在一起，上面有好些油迹，换一个场合肯定要贻笑大方。但谁知道呢，在这儿，在梨花屯乡场上，她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，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，是一个卖肉的……没有人相信那瘦弱的女人，或是她的娃儿，敢招惹这罗家。她男人任老大，在乡场的小学校里教书，是一位多年的、老实巴巴的民办教师，同罗家咋相比呢？大家才从乡场上那些凄凉的日子里过来，都知道这小街上的宠辱对这两个女人是怎样的不同，——这虽说象恶梦一样怪诞，却又如石头一样真实，——知道明明是罗二娘在欺侮人，因此都为任老大女人不平和担心……

“请你说一句好话，冯么爸！我那娃儿，实在是没有……”

任老大女人怯生生地望着冯么爸，恳求他。苦命的女人嫁给一个教书的，在乡场上从来都做不起人。一身衣裳，就和她家那间愁苦地立在场口的房子一样，总是补缀不尽；一张脸也憔悴得只见一个尖尖的下巴，和着一双黯淡无光的大眼睛。她从来就孱弱、本分，如其不是万分不得已，是不会牵扯冯么爸的。

罗二娘一下子就把话接过来了：

“没有！——没有把人打够是不是？我罗家的娃儿，在这街上就抬不起头？……呸！除非狗都不啃骨头了，还差不多！——你呀，你差得远……”

她早就这样在任老大家门前骂了半天。这个女人一天若是不骂街，就好象失了体面。她要任老大女人领娃娃去找乡场上那个医生，去开处方，去付药费；要是在梨花屯医不好，就上县城，上地区，上省！她那妇人家的心肠，是动辄就要整治人。这不能说不毒辣；果真这样，事情就大了，穷女人咋经得起？

“吵，是吵不出一个名堂来的，罗二娘！”曹支书止住了她，不慌不忙地说。他当然比罗二娘有算计。他说：“既然任老大说冯么爸在场，就还是让冯么爸来说，事情搞清楚了，解决起来就容易了。——冯么爸，你说！”

“今天早上呢，”冯么爸有些慌了，说，“我倒是在犁田……今年是责任田！”

他又咧了咧嘴，想笑，但没有笑出来。

看样子，他当时是在场的，他是不敢说。本来，作为一个庄稼人，这些年来，撇开表面的恭维不说，在这乡场上就低人一等，他呢，偏偏又还比谁都更无出息。他有女人，有大小六个娃儿，做活路却不在意。“做哪样哟！”他惯常是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做，不做，还不是差不多？——就收那么几颗，不够鸦雀啄的；除了这样粮，又除那样粮，到头来还不是和我冯么爸一样精打光？”他无心做活路，又没别的手艺，猪儿生意啦，赶场天转手倒卖啦，他不仅没有本钱，还说那是“伤

天害理”。到秋天，分了那么一点点，他还要卖这么一升两升，打一斤酒，分一半猪杂碎，大醉酩酊地喝一回。“怎么？”他反问规劝他的人说，“只有你们才行？我冯么爸就不是人，只该喝清水？”一醉，就唏唏嘘嘘地哭，醒了，又依旧嬉皮笑脸的。还不到春天，就缠着曹支书要回销粮，以后呢，就涎着脸找人接济，借半升包谷，或是一碗碎米。他给你跑腿，给你抬病人。比方罗二娘家请客的时候，他就去搬桌凳，然后就在那儿吃一顿。他要伸手，要求告人，他咋敢随便得罪人呢？罗二娘这尊神，他得罪不起；但要害任老大这样可怜的人，一个人若不是丧尽天良，也就未必忍心。一时间，你叫他选哪一头好呢？

“你在，就说你在；”曹支书正告他说，“如若不在，就说不在！”

“我……倒是犁田回来……”

“哟，冯么爸，”罗二娘叫起来，“你真在？那就好得很！——你说，你真看见了？真象任家说的那样？”

冯么爸其实还没有说他在，这罗二娘就受不住了，一步向冯么爸逼过来。她才不相信这个冯么爸敢不站在她这一边呢！在她的眼里，冯么爸在乡场上不过象一条狗，只有朝她摇尾巴的份。有一次，给了他一挂猪肠子，他不是半夜三更也肯下乡去扶她喝醉了酒的男人？冷天不是她亲自打发人去找他来的？慢说只是要他打一回圆场，就是要他去咬人，也不过是几斤骨头的生意，——安排一个娃儿进工厂，不也才半条猪的买卖？这个冯么爸算老几呢？

冯么爸忙说：“我是说……”

……哎，他确实是不敢说，这多叫人烦闷啊！

人们同情冯么爸了。你以为，得罪罗二娘，就只是得罪她一家是不是？要只是这样，好象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勇气了。不，事情远远不这么简单呢！你得罪了一尊神，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的不敬；得罪了姓罗的一家，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！瞧，我们这乡场，是这样的狭小，偏僻，边远，四下里是漠漠的水田，不远的地方就横着大山青黛的脊梁。但对于我们梨花屯的男男女女来说，这仿佛就是整个人世：比方说，要是你没有从街上那片唯一的店子里买好半瓶煤油、一块肥皂，那你就不用指望再到哪儿去弄到了！……但是，如果你得罪了罗二娘的话，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，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，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；更不要说，在二月里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，使你难度春荒；你慌慌张张地，想在第二天去找一找乡场上那位姓宋的书记，但就在当晚，你无意中听人说起，宋书记刚用麻袋不知从罗二娘家里装走了什么东西！……不，这小小的乡场，好一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股经营的，好多叫你意想不到、叫你一筹莫展的事情，还在后头呢！那么，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？这是你想离开也无法离开的乡土，你的儿辈晚生多半也还得在这儿生长，你又怎样呢？……许多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也一时间在几个鬼蜮的面前忍气吞声？既如此，在这小小的乡场上，我们也难苛求他冯么爸，说他没骨气……

罗二娘哼了一声：“就看你说……”

冯么爸艰难地笑着，真慌张了。空长成一条堂堂的汉子，在一个女人的眼光的威逼下，竟是这样气馁，象小姑娘一样忸怩。他换了一回脚，站好，仿佛原来那样子妨碍他似的，但也还是说不出话来。这正是春日载阳、有鸣仓庚的好天气，阳光把乡场照得明晃晃的，他好象热得厉害，耳鬓有一股细细的汗水，顺着他又方又宽的脸腮淌下来……

罗二娘不耐烦了：“是好是歹，你倒是说一句话呀！……照你这样子，好象还真是姓罗的不是？”

“冯么爸！”曹支书这时已卷好了一支叶子烟，点燃了，上一步说：“说你在场，这是任家的娃儿说出来的。你真在场，就说在场；要是不在，就说不在！就是说，要向人民负责：对任老大家，你要负责；对罗二娘呢，你当然也要负责！——你听清楚了？”

曹支书说话是很懂得一点儿分寸的，但正是因为有分寸，人们也就不会听不出来，这是暗示，是不露声色地向冯么爸施加压力。冯么爸又换了一回脚，越来越不知道怎样站才好了。

这样下去，事情难免要弄坏的。出于不平，人们有些耐不住了，一句两句地岔起话来：

“冯么爸，你就说！”

“这有好大一回事？说说有哪样要紧？”

“说就说嘛，说了好去做活路，春工忙忙的……”

这当然也和曹支书一样，说得很有分寸，但这人心所

向，对冯么爸同样也是压力。

再推挪，是过不去的了。冯么爸干脆不开口，不知怎样一来，竟叹了一口气，往旁边走了几步，在一处房檐下蹲下来，抱着双手，闷着，眼光直愣愣的。往常他也老象这样蹲在门前晒太阳，那就眯着眼，甜甜美美的；今天呢，却实在一点也不惬意，仿佛是一个终于被人找到了的欠账的人，该当场拿出来的数目是偌大一笔，而他有的又不过是空手一双，只好耸着两个肩头任人发落了……哎，一个人千万别落到这步田地，无非是景况不如人罢了，就一点小事也如负重载，一句真话也说不起！

小小的街头一时间沉寂了，只见乡场的上空正划过去一朵圆圆的白云，燕子低飞着，不住地啁啾……远处还清楚地传来一声声布谷鸟的啼叫。

稍一停，罗二娘就扯开嗓子骂起来。这回她是冒火了。即便冯么爸一声不吭，不也意味她理亏？这就等于在一街人的面前丢了她的脸，而这人又竟然是连狗也不如的冯么爸，这咋得了？

“咦——！冯么爸，你说你还叫不叫人？你哑啦？我罗二娘有哪一点对你不起？是一条狗呢，也还要叫几声！”

接下去就是一连串不堪入耳的骂人的话了，她好象已经把任老大女人撇在一边，认冯么爸才是冤家。

“不要骂哟！”

“……是请人家来作证……”

有人这样插嘴说，许多人实在听不下去了。

“就要骂！——我话说在前头，这不关哪一个的相干！
哪一个脑壳大就站出来说，就不要怪我罗二娘不认人啦！”

冯么爸呢，他的头低下去、低下去，还是一声不吭。
哎，这冯么爸真是让人捏死了啊，大家都替他难过。

罗二娘直是骂。这个恶鸡婆一会双手叉腰，一会又顿足，拍腿，还一声接一声地“呸”，往冯么爸面前吐口水。

“依我说呢，”曹支书又开口了，“冯么爸，你就实事求是地讲！‘四人帮’都粉碎四年了，要讲个实事求是才行……”

他劝呀劝的，冯么爸终于动了一动，站起来了。

“对嘛，”支书说，“本来又不关你的事……”

冯么爸一声不响地点点头，拖着步子走回来，那样子好象要哭似的，好不蹊跷。常言说，昧良心出于无奈，莫非他真要害那又穷又懦弱的教书匠一家？

“曹支书，”他的声音也很奇怪，象在发抖，“你……要我说？”

“等你半天哪！”

冯么爸又点头，站住了。

“我冯么爸，大家知道的，”他心里不好过，向着大家，说得慢吞吞的，“在这街上算不得一个人……不消哪个说，象一条狗！……我穷得无法——我没有办法呀！……大家是看见的……脸是丢尽了……”

他这是怎么啦？人们很诧异，都静下来，望着他。

“去年呢，”他接下去说，“……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，我多分了几百斤，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。有几十斤糯谷，

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粑。那时呢，洋芋也出来了，……那几块菜籽，国家要奖售大米，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……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，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，这责任落实到人，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！……只要秧子栽得下去，往后有谷子搥，有包谷扳……”

罗二娘打断他说：“冯么爸，你扯南山盖北海，你要扯好远呀！”

万没料到，冯么爸猛地转过身，也把脚一跺，眼都红了，敞开声音吼起来：

“曹支书！这回销粮，有——也由你，没有——也由你，我冯么爸今年不要也照样过下去！”

人们从来没有看见冯么爸这样凶过，一时都愣住了！他那宽大的脸突然沉下来，铁青着，又咬着牙，真有几分明人畏惧。

“我冯么爸要吃二两肉不？”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：“要吃！——这又怎样？买！等卖了菜籽，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，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！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，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，敞开的，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，要肥要瘦随你选！……跟你说清楚，比不得前几年罗，哪个再要这也不卖，那也不卖，这也藏在柜台下，那也藏在门后头，我看他那营业任务还完不成呢！老子今年……”

“冯么爸！你嘴巴放干净点，你是哪个的老子？”

“你又怎样？——未必你敢摸我一下？要动手今天就试一回！……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气算是受够了！”

——幸得好，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，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，我今天就不客气！”

曹支书插进来说：“哏，冯么爸——”

冯么爸一下子就打断了他：“不要跟我来这一手！你那些鬼名堂哟，收拾起走远点！——送我进管训班？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？不行罗！你那一套本钱吃不通罗！……你当你的官，你当十年官我冯么爸十年不偷牛。做活路——国家这回是准的，我看你又把我咋个办？”

“你、你……”

“你什么！——你不是要我当见证？我就是一直在场！莫非罗家的娃儿才算得是人养的？捡了任老人家娃儿的东西，不但说不还，别人问他一句，他还一凶二恶的，来不来就开口骂！哪个打他啦？任家的娃儿不仅没有动手，连骂也没有还一句！——这回你听清楚了没有？！”

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，大家先是一怔，跟着，男男女女的笑声象旱天雷一样，一下子在街面上炸开，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。这雷声又化为久久的喧哗和纷纷的议论，象随之而来的哗啦啦的雨水一样，在乡场上闹个不停。换一个比方，又好比今年正月里玩龙灯，小小的乡场是一片喜庆的爆竹！……冯么爸这家伙蹲在那儿大半天，原来还有这么一通盘算，平日里真把他错看了！就是这样，就该这样，这象栽完了满满一坝秧子一样畅快……

只见他又回过头来，一本正经地对任老大女人说：“跟任老师讲：没有打！——我冯么爸亲眼看见的！我们庄稼人不